

「抗」奮、喜悅，直到瘋狂的地步。若不是你們，該如何感謝南二的每一位夥伴！人生一大樂事也莫過於在美美的山色之中，有好友相陪一起歡笑、談心、嬉鬧。愛死妳們每一位了！一路上有你，再多苦，也願意！（「」內為筆誤！）

怡茹：感謝南二的每一位成員的照顧，使我能順利走完它！明堯：WILL，力！走的真爽，難忘的美景與汗水及相互支持的加油聲。

會師終於結束了！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話想說。還記得在八通關山屋所說的話，也許就是全部的感覺：「南二的夥伴們，感謝你們，你們每一位對我來說都很重要。會師的意義，其實在各線聚集一起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了！」

南二的夥伴們，還記得我們的隊呼嗎？

小新！小新！越過高山，渡過小溪。南二一路，慘！兮！兮！

※由於下屆社長——明堯的苦苦哀求；因此，僅刊登本文精華部份。全文將在下學期

的山鳴完整呈獻。敬請期待！！

我樂樂山水者

進子

記得上次去登臺灣的屋脊——玉山，認識了許多酷愛自然的小孩。這回爬馬博橫斷是我第二次接觸大山，由花蓮到南投倒走橫斷，更是一次難得又具有挑戰性的好機會。然而，爬山於我，並無特別的目的可言，或只想和一群自己喜歡的人，一起在山上生活，享受那種融入自然與世俗無爭的感覺吧！中平林道上，玉林橋不再，夜晚的螢火蟲，伴著淙淙的流水聲，悄悄地飛舞在我們身旁，彷彿在歡迎一群久違者的到來。我很小很小的時候也看過螢火蟲，它們的出現，無疑的喚起我腦海中沉睡的記憶，一股原始的好奇心乍湧心頭，使我不由自主的伸出手去網住它們，它們是如此真實而又可愛的在我手中，不停的閃爍著淡淡的螢光，讓我感到多麼興奮，似乎忘記了大白天崩壁上，令人怵目驚心的崩落景象，似乎已經漠視了四周

不見五指的恐怖與明天即將來臨的累事。

林道走盡不久，視野突然遼闊起來，一片青翠的景色映入眼簾，煞是美麗。大夥兒很有默契地賴在那兒休息，躺的是宛如被單般的草地，看的是被重山環抱的藍天白雲，微風輕撫著我們身上每一寸的疲勞，陽光讓我們更加慵懶，差點想駐足於此，這就是一次遭人開墾的一大平谷。

走過了密密麻麻的等高線後，我們在帶點雨絲的清新空氣中，來到喀西帕南下的鞍部；從這裡，可以看到新康美人的側面，可以看到山巒，一個接一個的於眼前冒出與太平谷的一隅。吃過了晚餐，天色卻在不自覺中，偷偷地暗了下來，有如某人焉然取走了天頂蓋上的照明燈般，真是神奇，再仔細一望，整個海岸山脈，花東縱谷好像甦醒起來了，腳底下形成了一道金黃色的亮帶，最令我難忘的，應該是頭頂上那片清晰可見的美麗銀河吧！數以萬計的眼睛對著我們不停的眨啊眨，心中充滿感

動。凝視了七星勺一陣子，發現它似乎有股衝動想攫取喀西帕南的山頂，真是有趣極了。星空下看美人的睡姿，不由的想去親吻她的芳澤；遠方的天際規律地有落雷打下，也許是大自然想告知我們什麼吧！只是我們都被周圍的景緻所迷惑，沒有加以理會。那晚我們在喀西帕南的懷抱中進入夢鄉。

隔天，來到了一個四面環山的谷地——馬布谷，話說以前這裡有一道清流貫穿谷地，如今只留下張隱約可見的河床，然而，匿跡的河使終無法掩蓋住馬布谷的美。一望無際的草原，夾雜一叢叢獨樹一格的短箭竹，就好像一隻隻坐立在草地上的兔子般，讓人想過去安撫牠們。灰色的天空，在微弱的月光下，使得狹長的馬布谷，顯得特別嫵媚，朦朧的遠景，群山將谷地擁抱著，頓然，發出這樣一首歌——在這靜靜的幽谷裡，山脈連綿了無際……，心中升起社歌的迴響，馬布谷！馬布谷！一個令我難以忘懷的地方。

仲夏馬博行

——馬博會師紀行

串門子

數日來的艱辛、通過驚險的斷崖，令人很難想像最終的目的只是爲了在馬博拉斯山頂會師短暫的一刻，而同樣令人難以想像的是會師的那份感覺，山頂的喧嘩與噓寒問暖已除去數日來的倦意，半年來的努力至此已開花結果。遙望馬博橫斷一稜，數日來本隊竟日的汗水與艱辛盡付此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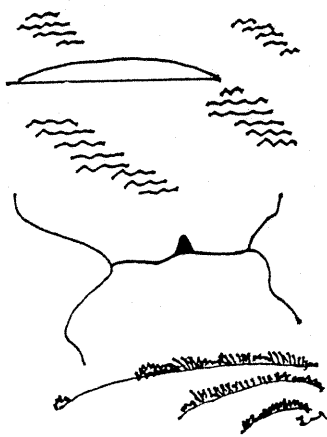
連日來的趕辦文件，至出發前一刻尚且加班至九時餘，爲的便是我輕許的諾言、爲了追求上山的那一份感覺，心神尚且未定一行八人已南下至花蓮，當匆忙用過早餐，睡意猶在之際，眼角撇見一部拼裝車，心想：「該不會是這一部車載本隊上中平林道吧？？」，沒錯！就是這一部，在領隊招呼聲中我顧不及未收拾好的背包，慌忙上車，成了墊底，至此睡意盡去矣！

中平村已不復記憶中的印

象，車行中平林道上，不時掉落車斗的蜘蛛、不知名小蟲、樹葉、無時拂刮而來的茅草及樹枝早已使得我們忘記上山這一回事了，大夥只是盡顧拂去身上小蟲；直至車抵13K苗圃處休息，詢及前行路況獲知林道15K坍塌處已經修復，林道可通車至19K處，可較原訂行程省去4K路程，雀躍之餘我上山的心才喚回。今日行不及二時便已抵玉林橋預定營地，戲水烤火之餘，似已可預測來日行程如此美好，倒走馬博真是一件「幸福」而又「美滿」的事，如果身爲糧食官的我不用擔心糧食不足的話……。

一過玉林橋橫切稜線的陡上坡並未使我們忘記討糧正事，討糧之餘心底對今日幸福、快樂的行程依然抱持著很大的希望，而未及中午便已行抵林道35K廢發電機處，餐畢尚且小睡於35K處的白雲、青山、綠水間，登山以來，此爲可想不可及之奢望，今日竟至成真，沒想到馬博倒走如是輕鬆，心想今日營地38K應輕易可達，前人行程紀錄應爲該隊

體力不佳所致……，心中不禁浮現晚上於38K工寮處用餐、休息、烤火的美景，輕鬆的馬博，度假的馬博；然這美景隨著冗長不見底的林道逐漸破滅，38K工寮在那裏？莫非垮了不成？38K工寮顯係前人筆誤，這三公里林道本隊走了三小時有餘卻還不見工寮，甚且於半路切錯路，前軍成了後軍，後軍成了前軍，其窘境可想而知。至下午五時許尚且未見工寮身影，本隊卻已困頓不堪，提前於林道上紮營。



次日一早出發，行進一小時有餘始抵38K工寮，由35K至38K處本隊共費去了四時有餘，38K工寮應爲48K之筆誤，筆誤事小，倒此時我對未來「愉快、愜意」的憧憬已劃上許多問號，還好，太平谷的藍天、白雲及尖聳的2949峰

加上於這平緩淺草山谷的一覺午睡，又再度恢復我對「愉快、愜意馬博行」的信心，只是已打上不少折扣了；行抵太平谷盡頭，尚且於乾溪溝活水源處煮奶茶、用午餐，「輕鬆」、「愉快」將會是馬博倒走的特色，雖然由此至喀西帕南登山口處陡上三小時有餘，但是「水源美食飽，陡上當平路」，慶幸的是本隊抵達營地後，午後陣雨始撲掩而至，未成落湯雞，對連續陡上三小時、一路未休息的疲軟雙腿總算有了交代，可惜的是未能及時收集到從天而降的甘霖，作爲今日晚餐之用；雨過天青，布干山、馬西山若隱雲霧間，南二段、南一段則清晰可見，南二、一心底往事不禁湧現心頭，今夜，花東縱谷的燈火觸目可及，營火旁、繁星點點下閒話之餘，塵煙已遠。

晨曦間，登上喀西帕南山，細數南三段、南二、一段，玉山群峰，坐擁花東縱谷，眺望海岸山脈，蜿蜒曲折的秀姑巒溪，近在眼前的布干山，馬西山，遠在雲端的馬博

拉斯山，那是本隊的未來的行程，會師的目標，豪情壯志，更甚高峰。

往馬西山途中，我又再度呼吸到記憶中的松針香，這一季夏意已遍佈稜線上，曾經是熟悉的山林氣息又再度湧現我心……，回憶之餘驚見山羌排遺數堆，顯係錯失正路，落隊已遠矣！昨日大雨減卻不了今日的烈陽，我一定是熱昏頭才走錯路；七月的豔陽並不能增添美景幾分，卻曬去本隊的心神與鬥志，連一不避陽之亂石堆嚮導竟都選為休息處，摸摸背包裏的水壺，心想今日領隊是否決定要花個三小時去取水？未雨綢繆還是少喝著點好了。餐畢登頂馬西山，令人興奮的是本隊以無線電和南二及南三隊取得聯繫，會師的感覺至此始現心中，而遭到調侃的又千則不知所云的呆坐一旁，眺望遠山，暗喜之心則難掩於色，未來數日良緣盡繫此機矣。返抵登山口，置於登山口之剩餘午餐——蛋糕及餅乾卻已獲黃鼠狼青睞，啃食散落一地，我隊本「狼餓已餓」之

心，寬宏大量，不予追究，惟盼他日此狼能夠知恩圖報，啣糧以答。

自此，本隊領隊不知何處食用大力丸？抑或整日烈陽苦曬，心志喪失，竟一路領先隊員狂奔陡下馬布谷，僅費時二十分便抵馬布谷乾溝處，而她也作了一個明智的決定——取水，證明她的心志並未喪失；沿此乾溪溝下行，一路苔痕、綠林、巨石為伴，並不覺得勞累，倒是多賞了一份美景，體驗了一份山之靈氣，未及一小時，我們一行三人便已抵水源處，耳聞活水流水聲，卻眼見咖啡色死水池，原係此溪計分三層，第一層為藥池（死水池），第二層為活水，此池甚大，可供游泳，為高山溪谷中所罕見者，中間相隔一乾石壁，領隊子文姑娘一馬當先便下抵第二層池邊，我輩卻為膽怯之人，經尋適當路線高繞始抵池畔，可惜領隊於取回登山鞋時一跤滑落池中，傳為笑料，此為美中不足之處；吾等三人於此梳洗一番、灌飽肚皮，取水經二時許始返抵馬布

谷。今夜馬布谷奇寒，地面盡皆成霜，幸今日晚餐可口，亦為歷年來所罕見，平息了遲至八時始開伙之民怨，亦退卻寒意不少。

當清晨的第一道曙光射進馬布谷時，本隊已從容就緒，打包準備出發，昨夜露宿的那位仁兄卻連睡墊都尚未收好，七雙眼盡皆無奈一旁乾瞪，辜負了馬布谷清晨這般美景；平緩的山谷，一地的短箭竹，一路行來，神秘谷之歌不禁響起：「在那遙遠美麗的山谷那是我的家……」，歌聲漸去，而馬布谷亦從視線中逐漸逝去，回憶最底處留藏的是詩般的馬布谷。



由谷中切回主稜，中央山脈南三段已整然在眼前，丹

大、義西諸馬至等諸名山已清晰可辨，如果說此次來馬博是我輕許諾言的話，那麼走一趟南三段將會是一生的誓言；今日，陽光雖烈，但一路行來密林處處，不時可見箭竹遭大型動物連根拔起的痕跡，我一時落隊，不禁愈想頭皮愈麻，而加快腳步，不久竟至隊前，原係本隊數人於密林中錯失正路，前軍再度成後軍，後軍反成了前軍。

午後二時許，雲霧已起，視線不及五十公尺，塔比拉斷崖已然在眼前，與其說是斷崖，還不如說是瘦稜，而稜上兩邊斷崖則因起霧而無法窺見其深度，安撫了我即將通過斷崖的焦躁與不安，走了兩段平緩瘦稜，拉一條傘帶直上三米高岩壁，信心已滿，再過一箭竹草原山頭，再走二段平緩瘦稜便通過了，實無難處可言，當然，如果掉下去的話又另當別論了。此後一陣陡下，便已行抵馬利加南東峰東鞍營地，費時一時餘前往取水數十升（實際步程僅十餘分），擺出水陣，令人嘆為觀止，不知是

本隊精力過人，抑或是行程太輕鬆所致，竟費時一時餘將一段香青硬木劈為碎屑，以供營火；馬博橫斷至此，始終不曾缺水過，反而水愈喝愈多，大夥灌飽肚子之餘烤火閒聊，而水令人看到都有點作嘔，實在喝太多水了，這難道是馬博橫斷倒走嗎？在有為、年輕、貌美、亮麗的領隊子文領導下，本隊每日三時不到、體能尚未完全發揮時便抵達營地，缺水路線至此不曾缺水、限水過，每天烤火、無限暢飲甘泉，而我心不免喊「領隊萬歲」，惟一美中不足之處便是糧食有點太少了，只怪我們一路行來，羞愧之心使我們無法對四支擦身而過的隊伍討到足夠的糧食，只因我們不想落得「東吳馬博討糧隊」之名，為校譽而不得不向隊員的肚皮說聲報歉，除此之外，「愉快、愜意、幸福、美滿」的憧憬至此幾已成真，而這也將是本隊所樹立的馬博橫斷新特色。



由於預定本日下午通過烏拉孟斷崖，「提早」（真的嗎？）於六時正出發，看來近在尺咫的馬利加南山，越爬越遠，越爬越陡，幾個階爬過了，又來幾個階，遠遠望過去，就像堵牆般，數日來，就屬今日最累人，好陡！好陡！登頂前還得攀爬過有點險狀的一塊岩石，此時已近日正當中了，狹窄的山頂四面都是斷崖，展望則足堪告慰這六小時累人的陡上坡，南二段，新康山，南三段，馬博拉斯山，整個馬博橫斷東半部稜線，歷歷可見，然這都不是重頭戲，而是過此山不久後的一個陡坡？不？應該說是碎石坡？更明確說是箭溝才對，整個山頭都是風化的頁岩組成，手剝即落，兩位隊員錯下險路，離斷崖僅五公尺不到，碎石掉落之聲清晰可聞，撤回時再遭險境，幸賴本隊大力士於瘦稜斷崖上表

演單手上背包之高級動作得以脫離險境，本人則端賴行於隊伍最後之賜，窺得把手點箇中奧妙，並未卡住或成為隊中焦點。

午後三時抵馬利亞文路前鞍部，領隊趁休息之便作民意調查，詢問是否繼續前行或在此紮營；結果全隊一致的決定是「繼續前行」，很顯然的與領隊的意願不合，這可由其美麗身影的背後不見其笑容可見得一二，因為她討厭虛偽的人，隊員顯係未能體察上意。出面作民意調查顯然代表著她意屬紮營此地，殊不料事與願違，更與本隊疲累的外表大逕相背；然是項決議並未能實行多久，因為回答的人也是口是心非之人，不但以欣賞美景為由在此大肆休息（事實上冷風直吹，無處可避），更在此鞍部賴皮許久不走，而隊伍再度前行不久便於馬利亞文路山頂以時間太晚、天候不佳不宜通過斷崖等為藉口紮營，最後還是遂了領隊的意，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當曙光遍佈山頂時，回望

馬利加南山，已遠在晨霧間，晨光下的南三段層巒疊翠，臨行依依；不久，烏拉孟段斷崖在望，由此望過，斷崖上仍有些許植被，心想不致於太難通過才對，結果……唉……！正路沿著一邊植被斜坡，一邊斷崖的稜線前行，斷崖呢？怎還未見斷崖，大概這就是所謂的斷崖吧（簡單吧！），不久只見前面一小段瘦稜，隊伍停住了，驚見又千貼著斷崖前行時，背包擦撞岩壁，險些墜崖，幸賴那條「參考用」麻繩卡住而彈回，險象還生，我當下心涼了半截；自我登山以來，就屬這個斷崖最令我印象深刻，最覺險惡了，當一腳跨上那塊「鑲」於稜線上、大小如小茶几桌面般、材質截然不同於稜線頁岩的那塊石頭上時，哇！真險！整個人驚魂未定便端坐懷抱其上，前後都是斷崖耶！真刺激，不，好可怕，奇怪？是誰把這塊石頭搬到稜線上「鑲」住的？我身前、身後的斷崖有多深呢？這不是我無懼於身前、身後的斷崖，而是卡住了，騎在這塊石

頭上動彈不得，只好多「端詳一下」斷崖，但是愈端詳心愈毛，膽識都「端詳」光了，可是這塊石頭願意「乖乖」「鑲」在風化已極的頁岩材質稜線上而不掉落？？想到此，雙腳已有點冰冷、頭皮發麻，也不知過了幾分鐘，鼓起所剩無幾的勇氣，稍微起身重心右移，雖是幾十公分不到，卻是險極已至，總算脫困下了這塊石頭，沿這一邊岩壁一邊斷崖的小徑前行，這不是「如臨深淵」可以形容的，因為它就是深淵，總算通過了，憋了許久的這口終於可以呼出了，接著領隊姑娘亦是心懷戒慎地沿坡緊抓著那條「參考用」的繩索而下坐於該石之上，「抱住啊，抱緊一點，石頭是不會固定在那裏的，乾脆抱回家最安全不過了」我心想，幸賴吉人相助，始終差點卡住終未卡住，然美麗臉龐難掩驚懼之心，很顯然，她也好不過我多少，墊後的那位仁兄，則不費吹灰之力，輕盈地（他體重顯然不輕）、靈巧地通過，卻發現無線電通話紀錄遺忘於斷崖

前鞍部，再度回頭過斷崖取回，總共過了三次，他老兄真以為斷崖是租來的，多過幾次好撈本；這段前後不到五十公尺的斷崖前後耗去本隊一小時有餘。

離開那迄今回想仍心有餘悸的斷崖後，再過一小段瘦稜，此時膽識盡消失，幸不久即進入淺草如茵的香青林中，驚魂始定，至此我才再度體會到登山樂趣，斷崖前、斷崖後，一條稜線兩樣心，兩心皆是驚！一為「驚懼」，一為「驚嘆」，烏拉孟斷崖前是馬博猙獰面，一過斷崖則是馬博柔情處，惟嘆山的多變與多貌。當春末褪去杜鵑豔紅，這一季夏的聲音已遍佈馬博稜上，青葱碧綠的樹林掩不住香青的美姿，午後雲霧為這馬博之稜添上幾許神秘，只是杜鵑叢上稀落殘紅掩不住曾經絢麗過卻短暫的高山之春，望著杜鵑上的殘紅點點，心中惜春，春去悵然不免而生。

香青林間行行復停停，非我體力不繼，而是希望更能深刻體驗這山林氣息，為的是更

接近這剛剛逝去，卻曾燦爛過、杜鵑怒放如海的高山之春？這夢般的香青林曾留下我對山的多少憧憬與足跡，我無暇追憶往事，只怕視線裏的馬博之美不能深深體驗與細賞，細觀天上飄逸白雲，山嵐乍起，層巒隱現，領隊悠揚歌聲迴盪其間，思緒也飛揚其間。

行抵馬博前營地，本隊會師行程已達，不需如日前般急於料理營地的一切，更無需急於取水（因為根本無水可取），僅是以暫時放鬆的心，細賞山林之美的情來面對馬博的一切，「愉快、愜意」馬博行至此實現已多，真希望多擁懷這份山林之氤、淺草之柔、香青多姿。不多時南三隊抵達，問候之餘，少的是那份會師的悸動，有的是南三段艱辛、困苦的感受。晚餐的一碗沙拉褪去數日來的限糧苦處，卻也令隊員的胃口大打折扣，未再如日前狼吞虎嚥般用餐，而令心存大啖者徒呼上當。

次日一早，馬博晴空，會師在即，我無暇細賞這馬博之晨，惟以企盼的心等待秀馬鞍

部稜線那邊出現主線隊員身影，當旗幟飛舞，主線隊員出現在稜線上時，整個馬博前營地氣氛也跟著飛揚起來；而差點遲到的南二線隊員出現在視線裏時我心已沸，登頂馬博的喜悅已為會師熱絡的氣氛所掩。當四隊人馬集合登頂馬博時，已無暇欣賞中央山脈南、北二段交接的壯麗景觀，洋溢的是會師成功的神采。

走下馬博的稜線，一路行來連綿數公里的杜鵑叢海惟剩殘紅點點，會師的喜悅顯未能掩去我惜春春去的悵然，「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似馬博行」，翠池香青之景不禁再起；今夜中央山脈深處秀馬鞍部營地所洋溢的是我雪六會師以來深藏心中底處未曾擁有的感覺，當營火初起，雪六會師之景再度浮現，惟人遠夢殘。

登頂秀姑巒山，當中央山脈南、北段、玉山群峰盡收眼底時，這遲來一年多的登頂喜悅始現我心，只因上次登頂天候欠佳、冷冽寒風刺骨，一人獨行了無樂趣急忙下山。浴火

後的八通關，除了幾片焦黑的二葉松林外，睽違了八年的瑪格莉特與毛地黃依然綻放，生機不減，聳立眼角依然是玉山主、北峰，午後陽光雖烈，此情此景卻益感漠然，更不見當年玉山十一峰高聳時的熱絡與盛況，盼溪水帶走今日於中央金礦之不快。

雖進出八通關古道數次，記憶中卻僅剩咬人貓一景與趕路的匆忙，一路下來，金門峒斷崖、玉山的稜線、一泄百公尺的雲龍瀑布始再度填補了記憶中八通關古道許多的空白，現雖匆忙不再，卻感覺雲龍瀑布的水似乎來得冰冷許多，古道之景亦些許冷清……東埔村前愛玉亭的山粉圓及愛玉冰依然可口，陳有蘭溪溪水依舊不停，一年多不見的東埔村容貌依故，只是愈來愈多的商店已使得其純樸不再，東埔，這登山人士出入的重鎮，那一份自得與寧靜不知能夠維持凡幾？

馬博已遠，此情此景依在，我可以停住我的筆，但是停不住我對山的執著與感情，每一次山林之行，永遠是短暫

而易逝的，只希望永久擁有這份山林之情、同隊員共事一稜的感覺，無論稜線上是斷崖或平路。當本隊所攔巨型拼裝車駛離東埔時，濁水溪一路伴我而行，視線所及惟群山峻嶺與白雲，馬博一稜已在遠山之間、記憶底處，此稜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甚驚懼。

【主編的話】

怡茹

山水寄情終於要問世了，而我覺得心中也減少許多的壓力，從徵稿到打字至排版這期間，有許多人適時的伸出援手幫我、替我加油打氣，這些關懷都令我感動不已，而我要特別的感謝P哥的失眠贊助幫我們排版，即宗益、小龜、錕鈍、忠義、怡芳、琇敏、貞斗、亮宏、巧玲、妙玲、子文、嘉益……

東吳山社下學期戲碼公告——

歌本

子文

唱歌是件很快樂的事——所以大家如果有好聽的歌兒，別忘了通知子文妹妹喔！

山鳴

山鳴！山的叫聲！山的吼聲！山的歌聲！山的……想知就要乖乖的等待喔！

社慶

你知道山社幾歲了嗎？讓我們找個方法，對他說聲「生日快樂」吧！

人人獎

林珉

據悉這是有關社團評鑑的比賽，我對我們東吳山社可是很有——信心的喔！

送舊

偉德

歲月如梭，又有好多老腳們要畢業，「青校樹……」，祝福他們一切順利！

啊……還有，趕快認領製作老腳們的卡片吧！

OB快訊——

這次OB會長小騷——沒事宣布！

但是，記者要為大家報告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就是……親愛的老P哥終於要娶得如花美眷了，啊！真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請大家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六點準時入席——有精彩歌舞表演，不要錯過喔！

馬路小記者